

XI CHANGCHENG
XINJIANG BINGTUAN YI JIA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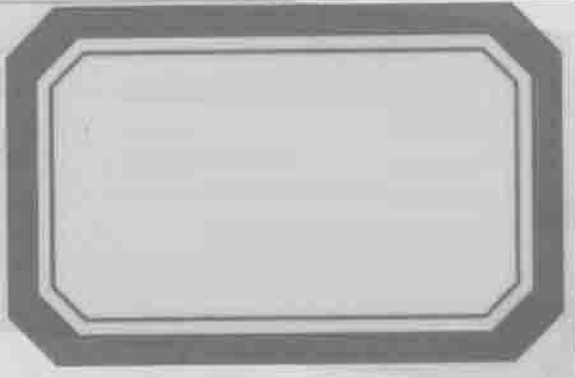
西 长 城

——新疆兵团一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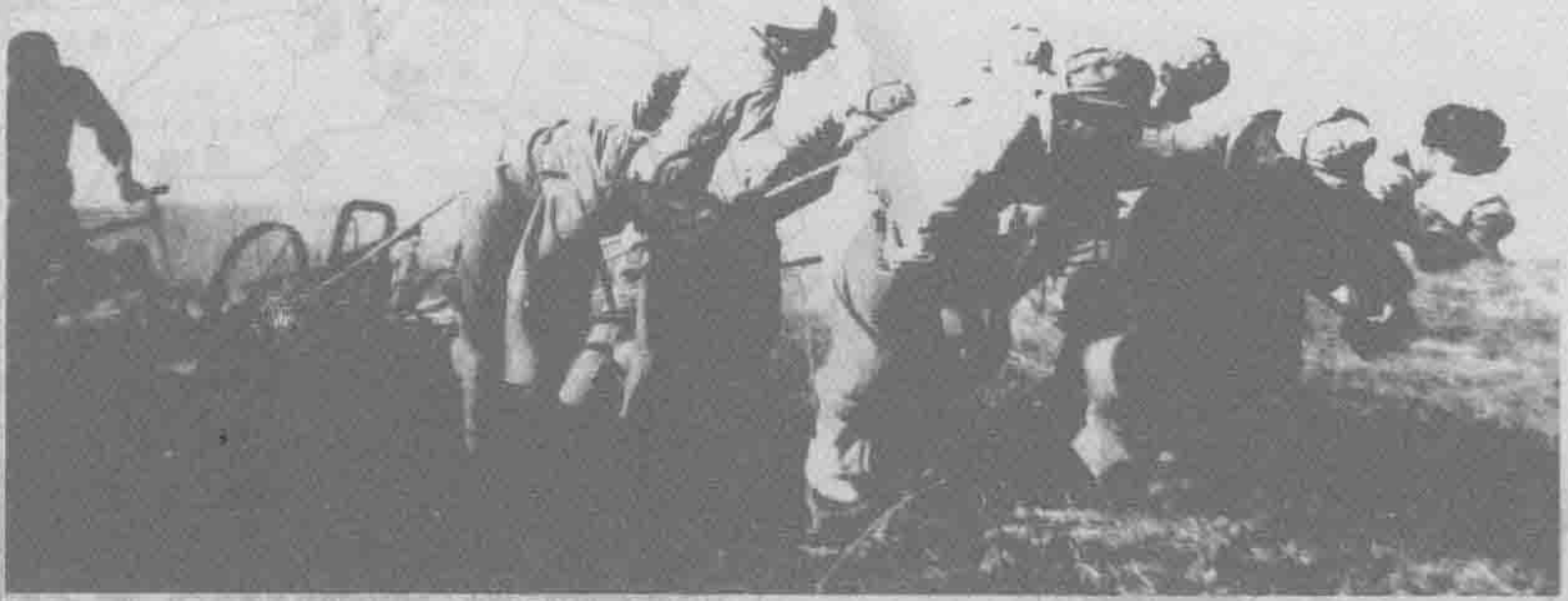
丰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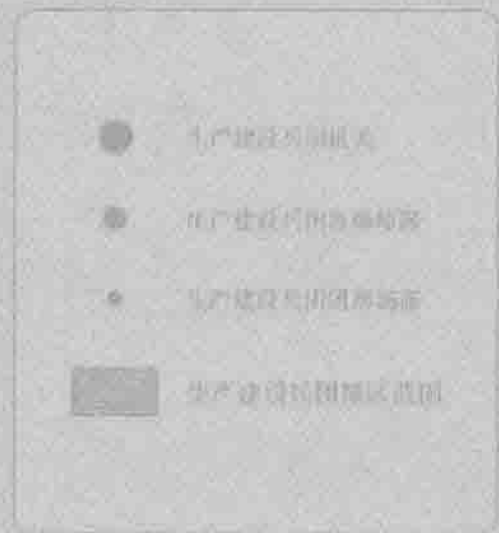
西长城



——新疆兵团一甲子



李 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丰收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351-5

I. ①西… II. ①丰…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979 号

责任编辑 脚印

封面设计 刘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75 插页 3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51-5

定 价 6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记得是1984年岁尾，我收到一张寄自美国纽约的照片。

这张题名“铸剑为犁”的照片，是一尊青铜雕像的摄影。

纽约位于美国东海岸哈德逊河口。联合国大厦高耸哈德逊河西岸，这尊雕像位于联合国总部。

收到这张照片时，中美虽已建交，中国面对世界的窗扉却尚未洞开。更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成长的背景，可以想见看到这张表述和平愿望的照片时我的惊叹和许多似乎与这张照片没有多少关联的意识流。

恍然间顿悟：这个纷繁的世界，虽然充斥着刀光剑影、战火硝烟，和平和发展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儿。自小描红习书的小女说文解“疆”：这个“疆”字呀，就像专门给我们新疆人造的！你看——右半边，最上边一横是阿尔泰山，上北下南嘛，中间一横是天山，下边一横就是昆仑山啦。三座大山夹着两个盆地，天山北边的准噶尔盆地，天山南边的塔里木盆地。左半边是一张“弓”，“弓”里边护着“土”，这就是爷爷常说的“屯垦戍边”……

序·古道天涯

小院角落那只黑羽翎的红公鸡还没打鸣呢，刘来宝老人就催着老伴赶紧起床。老伴努尔莎汗说，你今天就不去了吧……

“摔不死！”老伴的话没说完，刘来宝就把她拽了回去。

“好好好，你去你去，我这就给你拾掇去。”

刘来宝穿好没有领章的军装，戴好没有帽徽的棉军帽——这是他在这一天的正装——走出家门时，悬在半空里的太阳已经把南疆冬日大地烘烤得暖融融了。刘来宝抬头望天，笑了：“好日头！”老兵刘来宝九十有二，身板儿还是那么挺展展的。

年年的12月22日这一天，刘来宝和他的老伙计们都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一次徒步拉练。只是，队列里当年的老战友一年比一年少了，拉练的距离一年比一年短了。2013年的这一天，也就是象征性地在沙地边走了不长的一截儿。看一看，队列里也只有七八个老兵了。九十二岁的刘来宝成了老大，他后面的几个也都年近九旬。

可不是嘛，算一算，走过六十五个年头了……

一百多年以来，人类有两次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记录。

一次是1895年夏，瑞典人斯文·赫定博士率探险队深入大漠，不但没找到传说中的古城，反而折戟沉沙，几乎葬送了整个探险队！斯文·赫定挣扎着在和阗河获救。这次考察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喀拉敦、麻扎塔格吐蕃戍堡……斯文·赫定还给人类留下了一笔历史文化财富：《丝绸之路》、《中亚考察报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还有一次，就是从延安走来的军人徒步穿越死亡之海。

这支一路西进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

军第五师十五团，为粉碎国外敌对分子利用民族分裂势力纠集国民党残余阴谋暴动，在进驻阿克苏的第二天启程徒步急行军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南疆重镇和田。

新疆苦，苦在路上。

沙地急行军，比平地上吃力得多，沙窝窝里走一步都不容易。战士还要背上一杆枪，一把刺刀，四十发子弹，四枚手榴弹，还有四五斤干粮，一个行李卷，机枪连就重多了，一天要走一百多里。

刘来宝是火头军，比别人多了副挑担，重量可想而知。行军第七天，部队夜里三点就出发了，为了找水。走了十二三个小时还没有找到水。不少战士出现了症状，身上起小黑疙瘩，一片一片的；皮肤发青，有人晕倒了，团长下令杀马饮血救命，战士们抱着马脖子不松手，哭得伤心，舍不得啊！机灵些的，发现马要撒尿，赶紧地拿缸子接住，湿湿嘴唇，救命的让喝上一口。“正急着呢，前面起了烟火，侦察排发出的信号，找见水了！战士们一下子来了精神，这一天，部队在沙漠里走出了一百八十多里！”

行军第十天，部队遇上了沙尘暴，飞沙走石，天地像罩上了一口黑锅，混混沌沌的。沙丘小山似的移动着，胡杨树给拦腰刮断了。马、毛



二军五师十五团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

驴惊跑了，拦都拦不住，骆驼卧在地上叫得让人恐惧。战士们没见过这个情景，手拉手怕被风也卷走了，向导说黑风暴里最怕迷路，背朝风原地蹲下就不会有事，传令兵的号声响了。

“哎呀，多亏了我们的军号！风撕天裂的，盖不住我们的号声，听见号声，战场上冲锋一样，部队很快抱成了一个团团……”横穿塔克拉玛干的急行军，刘来宝记了一辈子。

只是可惜，排长李明，没能走出这次沙尘暴……

十五团启程阿克苏南下和田时，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已踏上焉耆古国的地界。

自1948年9月12日发起战略大反攻，经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解放军已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授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继攻克西安、宝鸡后，8月26日，第一野战军攻克国民党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兰州。9月5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西宁。

中共中央最初的战略布局，新疆问题放在建国之后解决。当获悉英美凭借英属印度地利之便策动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呈祥——撤聚新疆，纠集新疆泛伊斯兰分裂主义分子，重弹“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老调，搞分裂割据负隅顽抗的阴谋，而苏俄与蒋介石政府尚有外交关系时，即令一野彭德怀部抢占河西走廊，切断“五马”聚合之路，而后兵分两路，以第二军为左路军挺进南疆；以第六军为右路军挺进北疆，铁壁合围解放新疆。1949年9月24日，一兵团二、六两军会师酒泉，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大门。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

1949年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

1949年12月17日，解放军驻疆部队、三区革命民族军、新疆起义部队会师迪化，联合举行入城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时宣告成立。

百年动乱的新疆自此进入历史新纪元。



1949年9月，王震率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在一兵团干部大会上，王震传达中央军委进军新疆的命令，部署部队进军新疆，要求部队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1949年冬至那天，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进驻古城和田，建立起共和国的新政权。自12月5日启程阿克苏，一千八百名指战员历时十八天，行程一千六百里，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发来贺电：“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自此，这支部队剿匪平叛，建政维稳，守昆仑边卡，筑新藏公路，修渠引水，开荒造田。

目 录

序·古道天涯 /001



卷一·屯垦天山下 /001

第一犁 /003

古韵长歌 /043

走西口 /059

迪托夫 /084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97



卷二·酒与水 /115

胜者王侯败者寇 /117

西瓜熟了 /150

地窝子 /171

桃园三结义 /182



卷三·家国 女人 /197

月老红绳将军牵 /199

小女兵的革命与爱情 /229

犁绳发辫 /247

明月出天山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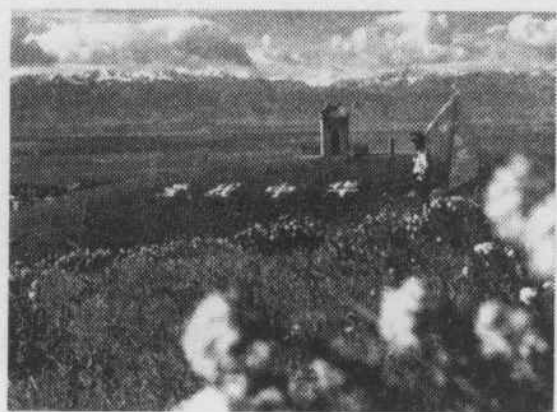
卷四·西部的浪漫 /289

追梦白银王国 /291

家住沙漠 /313

五彩的田野 /335

青春不老 /357



卷五·西长城 /393

1962：伊犁河谷的枪声 /395

西线有战事 /414

阿拉克别克 /425

诺亚堡 /445

巴尔鲁克 /450

格登山下 /463

霍尔果斯的婚礼 /475



卷六·年轻的城 /479

军垦第一城 /481

“八一” /513

雄关漫道 /528

共和国版图上新的星座 /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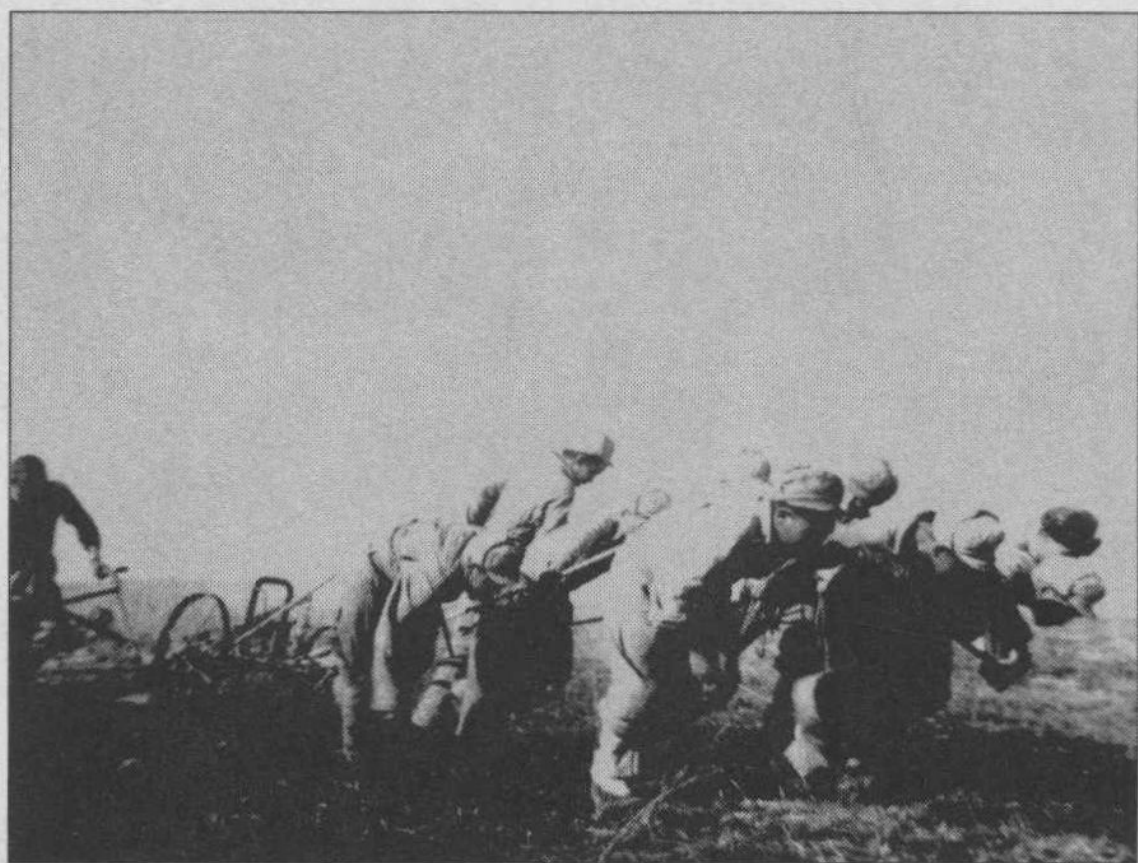
后记·乡关何处 /573



卷一

屯垦天山下





坐落天山北坡，玛纳斯河畔的石河子市，也有一尊很有名的铜雕——“军垦第一犁”。

雕像坐落在石河子市的开拓者广场。几个赤裸上身的汉子，犁绳在肩，几近匍匐于地的躯体奋力向前，拓荒者的艰辛和豪情融铸于此：“耕畜不足不发愁，八人拉犁气死牛”。

在兵团人建设的新城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北屯、五家渠、图木舒克……面向社会征询城市雕塑方案，第一提案竟然全是“第一犁”。

第一犁，兵团人的图腾。

新疆大地，有多少第一犁的故事？

第一犁

1949年10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启程赴酒泉。这位兵团事业的创始人在遗作《忆新疆》中追记了这段历史——

我这个部队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它包括我自己，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三个团职干部，他们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每人带的一个警卫员。此外，我带了杜为惠、张清臻等农林科技人员。最大的一部分，是约有三十人的一个在酒泉起义的测量队。再就是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员。我们全部武装只有五支驳壳枪，四支小手枪和两支卡宾枪。我们没有和别的部队靠拢行动，而是单独行动，离前面先走的部队相隔两天路，离后面的部队也有两天路。这支小小的“袖珍”部队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在千里无人烟的公路上飞驰。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呢？

两三天前，在王震同志的司令部里，我们共同站在挂满一面墙的军用地图跟前，他用手指点着新疆的许多地区，但都指的是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最后，他把手指停在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王震同志指定我迅速到达这些地方，进行查勘和做好生产准备。他说，已电告陶峙岳将军，将原新疆的农林水牧专家集中一批人，于数日后赶至焉耆与我会合。他还指示从酒泉带些技术人员去，



遍布天山南北的“军垦第一犁”

其余怎样配备，由我来决定。

我到了前一天才被我军镇压了一股叛敌部队的哈密。我找来部队的负责同志问了情况，并第一次在新疆的土地上度过了甜蜜的一夜。次日清晨继续前进。我们开始了一日之间要穿过两四处村镇或县城的行程，所到之处，沿路摆着瓜果、烤饼和带咸味的奶茶，各族的男女老少，拥到我们周围，有的一手抚到胸前，有的笑里闪着泪花。他们知道自己解放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眼前行进。他们用好奇和感激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和蔼的脸。因为语言不通，我们用热烈握手和连呼“亚克西”（你好）“热合买提”（谢谢）来回答他们的友情。

张仲瀚率领入疆先遣队西进的路线，就是左宗棠当年出肃州舆梓亲征的路线，沿途不时有见郁郁葱葱的“左公柳”。

经鄯善、吐鲁番、托克逊，他们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库米什。在宿营时，遇到从迪化来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地质所长王恒升及其他农林水牧技术人员，面交了陶峙岳将军致张仲瀚的亲笔信。第二天，经和硕到达焉耆。这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小县城，驻军是起义的一二八旅，

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张仲瀚吃饭，但张仲瀚已在清早出发到开都河南岸的荒地和南北疆山隘要道铁门关去踏勘了。

在张仲瀚前面，继续前进的是我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后面相继到达焉耆、库尔勒地区的是第六师，师部设在焉耆。

部队到达驻地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投入了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像每次打仗一样，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

这一天，谢高忠不会忘记，这一天，是他人生的一个拐点。

1949年11月，入冬后的开都河南岸空旷辽远。策马四野，极目天际。跟着师长跑了几圈，谢高忠看着虎拉山也没刚见时那么高了。

这一天，师长张仲瀚勒马虎拉山下这一片叫“哈拉毛墩”的荒原。

“你们看——”英气勃勃的师长兴奋地说，“多么大的一片土地啊！老谢，你这位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哈拉毛墩不知比南泥湾大多少倍，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来开发！”

张仲瀚点将，在谢高忠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谢高忠十五岁投身革命，自津南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就跟随张仲瀚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王震司令员命令六师组织先遣队提前进疆，为大部队进疆后开展大生产做准备，张仲瀚师长点的第一个人就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张仲瀚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先进疆。抗战中你立过功当过英雄，现在看来再当战斗英雄的机会不多了。你也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到新疆去，那里大得很，不知有多少个南泥湾，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施展拳脚。”

谢高忠却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九死一生打下了江山，枪林弹雨刚走出来，就要放下枪杆子，手握锄把子了？

开始几天，谢高忠一言不发，但心里却想得很多。部队驻扎的焉耆，说是一座古城，却满眼破败、荒凉的景象。出城便是荒滩，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样摇荡起连天的白浪。他寻思着大部队抵达如何安营扎寨？

年轻的师长却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强多了吧？夺取政权搞建

设是最高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

谢高忠不知所云地哦了一声。

张仲瀚立即向他发难：“做梦？还是昨晚失眠了？嗯，是想大妹子尊夫人？”张仲瀚的玩笑如一瓢凉水灌顶，谢高忠赶忙辩白：“不是，不是。一不是做梦，也不是想老婆。我是担心这穷地方，部队一来，住无房，吃无粮。向前进连一条路也没有，这可真难呀！难得我直发愁。”

张仲瀚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第二天凌晨，他们便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了。一跳上焉耆马宽阔的马背，这些腾跃如虎的生灵好像理解骑手们的心情，一溜小跑便进入了茫茫草原。军事地图对张仲瀚来说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刻在心上。沿着开都河直奔开来渠边的哈拉毛墩，即使没有向导他也不会迷路或迷失方向。他能凭山望水判定方位，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坐标。谢高忠惊奇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高招，谁都知道他没有踏进过军校。

哈拉毛墩算什么地方，开来渠也不过像一条自然形成的水沟。张仲瀚给谢高忠介绍说：“别小看这地方，这里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开来渠就是他的部下开的。他懂得边塞一方土，唯屯田才能养兵安民，唯民安方有国泰，不过他的谋略终成泡影。你谢高忠就带十七团来哈拉毛墩。”

谢高忠听到师长指名道姓要他屯驻哈拉毛墩，心中委实一震，脱口惊呼出：“要我？！”

“是要你。这里除了数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就把司令部安在这里。你身后是虎拉山，左侧是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凭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拒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十七团的天然后盾。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老谢，还有什么顾虑呢？”

“没有，没有。服从命令就是胜利。”谢高忠毫不含糊地回答张师长的询问。



二军六师谢高忠率队踏勘包头湖荒地

“吃苦是明摆着的，我和你谢高忠同战士们完全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但我们又不是农夫、牧民或和尚，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特殊的地方，即我们是负有长远使命的革命军人！你谢高忠在南泥湾是呱呱叫的人物，今日要你屯驻哈拉毛墩，你当然不会败走麦城。你能带头吃苦，战士们就无苦不吃；你同战士们一道渡难关，难关的那一侧就会是胜利与丰收。”

他的激将法用得好啊，谁心里不清楚啊，哈拉毛墩不就是个大芨芨草滩嘛。六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在延安就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三五九旅和中央纵队不离左右，战斗在一个战壕。老旅长王震一声令下，军人的命运全变了。“说心里话，当时我也有些想不通。”谢高忠说。

“不是怕苦。打了十多年仗，天天枪林弹雨，死都不怕，种地那点儿苦怕个啥呢？能苦过南泥湾吗？是太留恋部队，想去国防军。”

张仲瀚这个人，没有他不懂的，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仲瀚说，左宗棠经营新疆就是四个字：力行屯田。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又有“百里不调粮，千里不调草”的忌讳。左宗棠收复新疆深有体会，“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他要在哈密“力行